



迷雾

梦奇 著

学林出版社



迷雾

梦奇
著

学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迷雾 / 梦奇著. —上海: 学林出版社, 2007. 9

ISBN 978 - 7 - 80730 - 433 - 3

I. 迷... II. 梦... III. 纪实文学-中国-当代
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23739 号



迷雾

作 者—— 梦 奇

责任编辑—— 李西曦

封面设计—— 魏 来

出 版——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学林出版社(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)

电话: 64515005 传真: 64515005

发 行——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

学林图书发行部(钦州南路 81 号 1 楼)

电话: 64515012 传真: 64844088

印 刷—— 常熟市东张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—— 850×1168 1/32

印 张—— 13.5

字 数—— 31 万

版 次—— 2007 年 9 月第 1 版

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—— ISBN 978 - 7 - 80730 - 433 - 3/I · 83

定 价—— 28.00 元

(如发生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工厂调换。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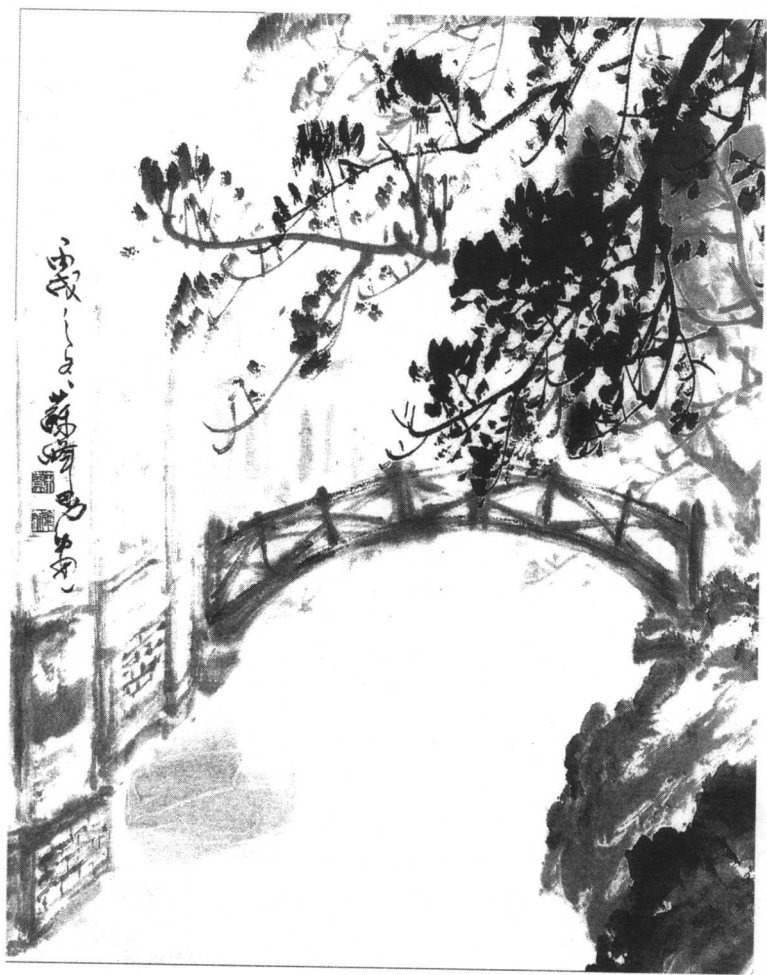
作者简介

梦奇，福建人，1948 年生于中国台湾，1970 年毕业于台湾艺专。1977 年在 Cambridge College of Arts & Technology 选修图案设计。喜爱音乐、美术、舞蹈、戏剧，现侨居美国加州旧金山。



作者表演于千禧年

封面书画：苏峰男
数位影像处理：周志鸿



剑桥大学一隅(苏峰男 作)



目 录

楔子.....	1
远离台湾	26
逃出樊笼	29
初踏异地	80
英国迷情	86
剑桥新娘.....	109
挥别康桥.....	180
加州阳光.....	206
初为人母.....	234
一家三口.....	269
婆媳之间.....	298
少妇房东.....	362
雾散天清.....	413
尾声.....	415

楔 子

—1995 年—

到加州,是因为探望小老弟。

在上海,夫婿与我及小老弟曾一块到农村生活,算是患难之交。他小我们一岁,聪明机智,沉着稳重,既不多言又不多语。

1980 年代中美建交,小老弟在美国的姑妈接他去留学,取名杰生。约两年,他回乡探望,大家争先恐后地问:

“美国像什么?”

“没什么,还不是跟咱们一样,天上有星、月亮、太阳,地上有人、汽车、房子。”

以前常听说,外地人到上海三天,回去三年也说不完。他去了美国两年,回来说不到两分钟,大伙便语毕人散。

接着他又继续读完大学,拿到硕士。不久听说他结婚了,大家又争着问:“对象是谁?”

我们两家住得很近,伯父英年早逝,伯母系出名门,贤惠仁慈,有大家风范。小老弟在家中排行老三,最小,伯母叫他小毛。

“小毛始终没跟我提起结婚事,还是姑妈来信我才知道。”伯母说。

“对方是怎样的女子?”几乎认识的人都想知道,因为小毛长得俊,身材高大又有一头卷发。在学校品学兼优,务实勤劳,很

得师长们宠爱,更可贵的是,他还懂得理家,指挥兄妹,并烧得一手好菜,邻居们都笑着说:“将来就看哪家女孩有福气?能嫁给你们家的小毛!”

这回左右邻居当然想知道,是哪家女子中了彩。

“姑妈怎么说的?”七嘴八舌在小毛家。

“也没说什么!就说给的印象很好,信上写‘She is pretty, intelligent and gracions.’翻译出来是:美丽,智慧,善良。”伯母说。

去年,小毛的舅舅、舅妈去美国探亲,回来时从纽约经过西部,特地到小毛处转了一下,对小毛的太太赞不绝口,并且携带小毛拍的录影带让大家看,大伙都围在一起观赏,伯母家一下子又热闹起来。

“马上来了,马上来了,喏!这就是小毛的太太。”

“嗯,不错啦!有点像叶太太的女儿。”

“你是说叶思!她被选上中央芭蕾舞团的团员咧!”

“哦,叶思没她好看。”舅妈说。

“她是什么底子?”

“台湾来的,是艺术学校学画的。”舅舅说。

“叫什么名字?”

“林青青。”

去年年底,我来美国依亲,在纽泽西打了长工,数月后终于盼到假期,第一件事,就是想看看我这多年不见的毛弟。

在德州转机,即来到这个号称“三个热馒头”的城市,是加州的首府。

机场不怎么大,下机之后,跟随人群走到大形转盘处取拿行

李。一件件旅行箱由卸口送出，再顺着铁盘转，正聚精注目，突然传来一声上海话：“周玲——”

还会有谁？惊喜之余忙回头，毛弟正从后边不远处招手过来。许久不见，我打量他一番，没变，稍微发福些。

“过了中年啦当然不一样！”

“是哎！我头发也白了不少。”

家乡话嘻哈一阵，我的紫红皮箱转出来，他忙把箱子拎起提在手上。

“来，这边走，车子在前头。”

“就依一个人来吗？”

“她今天有课，教画课。”

“依好哎！成家立业了。”

“马马虎虎啦！一切都上路就是了。”

出了机场，越过慢车道，步行至毛弟的停车处，一辆银色日本车亮在眼前，后面有个 H 商标。

“车子很新啊！”

“不新，几年了，这个牌子不错，少毛病少麻烦，上班很适合。”

“辛苦依啦，跑一趟来接我。”

“嘿嘿，没什么！依远道而来更辛苦，转机情况怎么样？”

“还好，比想象中容易。”

银色车子远离机场。在高速公路上，两旁大农场时而滑过，两人聊起了在东北的农田生活，还有当时的伙伴及上海老家。

“依多久没回去？”

“十多年喽？”

“该回去看看，依母亲想着你呢！”

“上海现在太热，计划十月底回去一趟，本来预定春天的，结果工作太忙，走不开。”

加州风和日丽，公路边上的平原一望无际，果树、菜园、花圃，星罗棋布。

“美国的地真大真平，不像中国太多山。”

“所以中国的梯田多，耕种起来特别辛苦。”毛弟说。

车子继续奔驰，穿过边上市区时，现代建筑物此起彼落。

“这儿气候好啦！”

“这几天正好凉下来，上星期连续五天一百多度（华氏），亏得干燥，而且处处有冷气，不像上海太潮湿，热起来真受不了。”

“美国东部也是湿热，跟上海老家差不多呢？”

“是。”毛弟专心开车。这城市相当大且繁荣，市区过了，车辆还是很多。

“快到下班时间，再过一会，交通会堵塞难以走动。还好我们碰不上，呵呵。”他轻松地说。

“多数人都住在郊区吗？”

“嘿！开车上班一个小时是常事。”

“这里工作好找吗？”

“要有些实力，肯干，一步步来。”说完，他顾前望后换车道至最右线，准备下高速公路。

下了高速路，稍转弯，四周景物兴旺起来，街道繁忙，商店密集。又经过几个红绿灯，左转右绕地来到僻静的小马路。

这是一片高级住宅区，经过一家家美丽的庭院，到了一栋耀眼的高大洋楼前，车慢慢停下——

“哇！这就是依的家吗？漂亮啊！”

眼前白色车库门渐渐开起，停车位有三，里面已有一部车。

“太太回来了？”

“还没有，请进吧！”

“怎么多个车？”

“喔，那是 van，我们的小旅行车，也是搬物车。”

“也很新啊！”

“最晚买的，进来吧！”杰生引我由车房入屋。

进了屋，入眼的是一弯大型楼梯盘旋而上，客厅宽阔明亮，干净的地毯像是不能踩。

我脱下鞋，毛弟提箱上楼，我则静静观赏如同天堂似的大厅，拱圆形的一片窗门是一大特色，显得房子更豪华敞亮。

“要不要先到房间休息？有你专用的洗手间。”他站在楼上走道，手扶雕木栏杆。

“喔，也好。”一边爬梯一边想，多好啊！能在这么舒适美丽的房子里度假。

我住的客房，整个是贝壳系统。七、八十根木条拼成的橱架横列，与床头的小柜成一套。床罩和窗帘有着贝壳花纹，连灯罩也是贝壳形。床头一幅大国画写意，牡丹及一对白头翁，鸟儿栖在斜枝上，花儿一朵紫一朵黄，画上题着“己巳初夏——青青作”。另一面墙全是镜子橱门，反照出窗外的远景；窗边一株有形有状的大叶植物，安置于竹筒子；窗台一盆小仙人掌由贝壳里探出头来。

我走到窗前一望，哇噻！这么大的院子？像公园一样！

“主要是溪流正好经过，这块地就属于这房子了。”毛弟在后边解释。

“有多大？”

“约二亩半吧。”

噢！好大，好美！数十棵百年大树各展姿态，沿着小溪围绕

而来，如一面天然高墙！透过枝叶空隙还能望到更远处的人家。

这时听到楼下门声响。

“喔，她回来了。”

毛弟与我随即下楼。

就在进门处，一位美丽女士，手里抱着大画册及白皮包，另一手正拿下脸上的太阳眼镜，并回头解开圈在小腿上的凉鞋带子，苗条身段，配上一袭浅色碎花半长裙，举手投足以及穿着打扮十分脱俗。

“黛玉，这是周玲。”

“喂！你好，抱歉没时间到机场接你。”她把眼镜放入皮包。

“不要客气，麻烦杰生已经不好意思了。”

“你先坐一会。杰生，你陪客人一下，我待会就来。”

目送她轻盈上楼，我看着毛弟。

“你有福气耶，这么漂亮的妞被你找到！咦，怎么认识的？”

“呵呵，long story。”

“长话短说啦！怎么遇到的就好了。”

他思索一下，笑着说：“她是我表弟的房东，行了吧！”

“那依表弟没追她？”

“她选了我，可以了吧！呵呵！”

喔——原来还有一段曲子！“哎！你为什么叫她黛玉？”

“依听错了，是大玉。因为她呢名叫小玉，现在不小了，所以我改了一下。”

“你怎么叫客人罚站呢？”她的声音传来。

“噢，不！是坐太多了，喜欢站着。”紧问毛弟，都忘了自己盯在人后的鲁莽样！毛弟在冰箱旁，正打出果汁来。

“坐长途飞机一定很累，今晚我们到外边吃，大家都轻松一下。”她说。

“我来这儿打扰了。”

“不，我们就喜欢朋友来，一起到外边吃吃，特有风味。”

“噢！你们不是还有一个女儿吗？”

“她去宾州，到我的高中同学家玩。这同学从新西兰迁来，有一个大她半岁的女儿，前年朋友来，两个女孩玩得难舍难分，今年轮到她去。”

“那么小就自己去？”

“不小了，快十六岁喽！”

十六岁？真看不出她有个那么大的女儿。

“你看来还那么年轻。”

“不了，你们才年轻呢！”

餐馆不很大，布置典雅。下午在飞机上没胃口，晚上却出奇的好。

我如贵宾似的被招待，整晚心情愉快。餐桌上这位女主人侃侃而谈这家餐馆的风味，她举止温文，动作优美，我总是不时地多看她几眼。

晚上回到家，似乎大家都累了，尤其是我，坐车时眼皮直想垂下。入房间正准备就寝，女主人敲门进来，她告诉我如何遥控房间的电视，时差关系，她想明晨我会很早起床。

可能真的太累了，往床上一躺，便不省人事。清晨醒来，床头贝壳钟正好七点。

我轻手轻脚走到旁边的浴室梳理一番，这才注意到这小浴室全用蓝色。从墙镜看到后边有两张剪纸——蓝鸚鵡及蓝蝴蝶，图章也是蓝色“青”字；左下边挂了同颜色浴巾，巾上还绣着“guest”。润肤瓶、漱口杯等，都是饰有蓝蝴蝶结的白瓷，丝带是瓷质。

步出浴室，隔壁门大开，看来像是女主人的画室。蹑足走进，大画桌置于窗前，桌上除了吊笔架、笔洗、墨砚等，有一面镜框照，里面女孩约六七岁模样，红袜、红皮鞋，依坐在长形皮椅子上，身穿青蓝色毛衣裙，辫子弯曲卷起，轻轻一笑引出浅浅的酒窝，清纯可爱。想必是这位女画家小时候的照片吧！边上还有一尊石膏像和一盆万年青。

一张铺了青色床罩的床头，上方挂一样新奇物，是大小圆相接的装饰品，里面有青色发亮的瓣片，仔细看，原来是许多蝴蝶翅膀拼制而成。正看得津津有味，一阵轻柔声响起——

“早啊，睡得好吗？”

“哎，早。好，好极了！没事正在欣赏你的——画室吧？”

“嗯，算是工作房。”

“这些蝴蝶——”

“喔，是巴西名产，一位姓沈的伯母送的。”

“你很注意布置的色调。”

“那很简单，把同样的颜色放在一起就行了。”

这时又看到墙上一张巨大照片……

“是杰生照的，他喜欢，然后放大让我惊奇。”

“你们真是天生一对！”那是一张湖上景色，晴空万里，白云浮动，湖水深蓝，白鹅游荡，女主人斜依树干，青与白相间的衣裙正随风飘曳，有如画一般。

一对半圆的白橱架紧贴于墙，与旁边镜子橱门相映成四，上面放一个凹半圆的玻璃，三张照片夹在里面，是个稚龄小宝宝，颈上围着青色围兜，同时间照得不同的表情，中间一张鼻子正扭成一团，舌头要伸不伸，怪模怪样，捕捉正好。

“是女儿不到一岁，我帮她照的，当时一连拍三张，没料到都很成功。”

没错，左边一张是开口大笑，嘴张得几乎盖住脸！另一张惊讶地看到什么似的，眼睛睁得圆圆鼓鼓！和脸蛋一样圆圆饱饱。架层内摆着些英国娃娃兵及古玩味的瓷瓶。

“那是我 1975 年到英国时买的。”

“你在英国待过？”

“是啊，我在那儿待了近三年。”

她的家境一定不错，那么年轻就到英国。

“我们下楼吃饭吧！等杰生上了班，我们再聊。”

楼下厨房和起居室相连，壁炉边的大电视与弧形沙发对角相望。壁上五条铜鱼先后不等地往前游，音响上一只布黑猫端坐，颈上系的缎带与沙发垫一样，都是金铜色。落地窗前一棵五指叶争先恐后地伸张，青翠碧绿中伴着一个高脚铜笼，里面养了两只鹦鹉，一蓝一黄，今天一早就听到它们美妙的歌喉了。大概知道客人来，正高兴得上下飞舞着。

“它们有名字吗？”

“小蓝蓝、小黄黄，我女儿取的。”

入桌前边上有个酒柜，陈列中外名酒。两张帆布高脚椅 X 形立着。

“杰生喝酒？”

“才喜欢呢！我父亲曾在酒厂当过主管，搜集多种酒，可他有他喝的。”

厨房一系列橡木壁橱及橡木圆桌椅，桌上一只雕刻鸭，鸭背盛满水果。

杰生下来了。

“嘿嘿，早啊！怎么，昨晚睡得好吧！”声音响亮。

“好，很好。”

“还没习惯这里的时间吧！”